

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女性权利”追求的不同外在形态——以“八千湘女上天山”为例

林旺秋

新疆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830046；

摘要：本文聚焦“八千湘女上天山”引发的当今时代舆论导向，深入剖析特定时代背景下“女性权利”追求的多元外在形态。通过对该历史事件的解读，揭示在当时社会环境与需求下，湘女以独特的“外向型奉献驱动机制”参与建设，展现出有别于当下的女性权利追求路径。同时，对比当下舆论对女性权利的认知，探讨不同时代背景人们的不同追求，旨在为理解女性权利发展历程及当下舆论引导提供参考。

关键词：八千湘女上天山；女性权利；外在形态；舆论导向

DOI：10.69979/3029-2700.25.09.051

引言

2024 年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 70 周年，在经济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2023 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947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和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都是 7%，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0.2 个百分点，截至 2024 年兵团已经建立起特有的现代化产业体系^[1]；在政治文化上，自兵团成立以来，就持续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长久以来，新疆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1]伴随着这样的重要时间节点，70 年前新疆建设时期的事件又再一次受到人们关注。建设的过程复杂且艰难，从数十万官兵就地转业到“八千湘女上天山”，从新疆牧民助巡边，不是军人却世代守护中国边疆到在边境线上构筑起 5600 公里的铜墙铁壁，从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到 2024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0534.08 亿元，从戈壁滩上崛起“年轻的城”到 12 座屯城分布天山南北。这是无数敢闯敢拼的前辈们奋斗的足迹，最不可思议的是，在当时极端的环境下湘女们逆着人生的方向标来到新疆，然而当数千巾帼英雄事迹再一次走进新一代青年视野中，迎来的不是对她们应有的尊重与敬佩，而是网络中所谓的“女性权利捍卫者”的批判与指责，在这一片唾弃声中，被埋没的不只是党在建设初期正确领导的功绩，还有湘女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女性地位提升的历史价值。

“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一般地否定历史，而是披着学术外衣，戴着研究的假面具，宣扬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

肆意解构历史、曲解历史，以个别替代一般，以细节否定整体，违背历史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具有极大的渗透性、隐蔽性、蛊惑性和危害性。”^[2]这种不结合当时新疆建设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而草率做出的评论，都不具备说服力。

通过现有文献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人们更多关注通过“八千湘女上天山”一事凝练而成的深层的精神品质，当今社会仍然需要弘扬这种民族精神和奋斗精神。^[3]然而，随着互联网传播速度加快以及新时代女性意识觉醒，人们关注点开始从精神品质过渡到事件的另一面，开始对湘女在当时主动权把握程度产生质疑。在众多质疑声音中我们不排除有为评价而评价的跟风现象，但舆论仍需高度重视，通过对女性权利外在形态的纵向对比，我们却可以发现湘女一事在独特视角的审视下为女性权利的争取做出巨大贡献，当今时代女性对男权社会遗留下来的劣根保持极高警惕心理，以至于出现极端思想甚至敌视男性，或类似上文所提到的脱离了国家利益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个人利益的形而上的现象。然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湘女们的传奇故事不是一段被诱骗的女性的血泪史，而是实实在在提高女性地位，展现女性力量，争取女性权利的壮丽篇章，与现在的女性权利的追求只是有着不同的外在形态。

1 “八千湘女上天山”中“女性权利”追求过程中特殊外在形态的独特历史价值

1.1 建国初期新疆特殊社会状况促使向外吸纳女

兵

1949 年 5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北地区进军,8 月,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放新疆,并派代表赴疆商谈和平解放新疆的事宜,9 月 25 日、26 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国民党军政人士先后签名通电起义,宣布与广州国民政府断绝关系。至此,占中国陆地面积 1/6 的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但当时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复杂的民族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威胁着国家安全。王震率领人民军队进驻新疆后,与当地起义部队、民族军开展了剿匪反叛的斗争。随着 1950 年新疆大叛乱平息等一系列斗争的胜利,新疆的建设问题也提上日程。新疆地处内陆,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干燥少雨。域内高山连绵、沙漠广袤,恶劣的自然环境长期制约着当地生产力发展,使之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建国初期,新疆因地理位置偏远,距内地路途迢迢,且当时交通运输条件极为有限,交通不便致使外来人口流入相对匮乏,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与广泛普及面临重重阻碍。1952 年,毛泽东对新疆 10 多万官兵发布命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广大官兵因此就地转业,屯垦戍边。与此同时,官兵的婚姻问题逐渐突出。官兵基本为男性,未婚的又占绝大部分。新疆建设初期,部队的男女比例曾严重失衡。到 1954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时,部队中女性的比例增长到 40%。当时新疆部队的男女比例是 160:1,而 30 岁以上未婚男女比例却是 300:1,个别师团的男女比例达到 50:1。^[4]另外新疆自古以来都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建国初期也不例外,在面对战士们迫切想要解决婚姻问题的要求下,党仍需慎重考虑民族婚姻习俗与男女平等问题,在 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时总人口是 433 万人,汉族人口约为 30 万人。所以当时解决部队婚姻问题的重要方式是将目光聚集到疆外,陆续在四川、湖南、山东等地开展征集女兵工作。

1.2 建国初期社会大环境促使湘女进疆

王震将军向中央申请征招未婚女青年参军,支援新疆建设,解决大龄官兵婚姻问题获批后,1950 年 2 月 10 日,于《新湖南报》正式发布了《新疆省人民政府、军区司令部湖南招聘团启事》,拉开了大规模征召女兵入疆的序幕,1950—1952 年间共征召 8000 多名女兵入

疆。当时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可以当家做主,人们对“自家房子的装修”有着极高的热情,湘女们在看到宣传文件后倍受鼓舞,她们带着对祖国边疆建设的志向争先加入,甚至有的不符合要求各种“钻空子”要参军。湘女谢树仁回忆说:“当兵光荣,军人地位高,能够穿上军装,是无数年轻人的梦想。”而且新疆招兵不讲“成分”,不论“出身”,也是湘女积极报名的重要因素。宁乡籍湘女周建琴,父亲是地主,常在村里被批斗,她听说招兵信息后,穿了双草鞋走到长沙参军了。8 岁入疆的长沙姑娘谭曼君,也是出身不好,她回忆说:“那时候没有其他出路,但有参军这条路。”正因为“出身不好”,她们更乐意响应国家号召,进入部队熔炉改变命运。

1.3 “女性权利”争取的独特外在形态的非凡价值

建国初期,新中国利用国家政权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促进了女性性别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并且确认女性进入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再加上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妇女解放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湘女们大多在旧社会过渡到新中国的大环境下长大,同时具备先进的思想和顽强的意志,所以即使在新疆面临着全然不同于家乡的自然环境,她们也不曾动摇初心使命,她们像男人一样参与劳动,一样开拖拉机、修建大渠、开荒造田,她们凭借“外向型奉献驱动机制”这一外在形态,有力地证明了女性无需依附男性。在诸多领域,男性所具备的专业技能与能力素养,一旦女性被赋予平等的发展机遇,同样能够娴熟掌握并运用自如。这一群体以切实的行动,成功地颠覆了部分人对女性抱持的偏见与刻板认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女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独立自主性,为重塑社会对女性价值的全面认知,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现实范例。

这些事迹无疑在任何阶段都会受到世人的称赞,事实上真正被后人误解最多的还是她们的婚姻。她们其中有一部分是自由恋爱,有一部分则是“先婚后爱”的模式,然而正是这种模式被后人称为是女性的屈辱。在未充分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眼中,这和封建社会的包办婚姻没有区别,都是女性屈从,在结婚前没有充分了解丈夫的品行、容貌、身份等关键要素,甚至其中有部分女性在最初采取了反抗,不接受组织安排的婚姻,最终选择妥协,是女性没有摆脱被安排一生的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然而无论从领导者的角度还是湘女的角度，这些言论无疑是断章取义，亵渎这段历史的真实价值，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在最初建设兵团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方式并非是诱拐诈骗的手段。从王震的视角来看，他代表着党，党对新疆的建设是长期的，需要一代又一代接力，革命胜利后战士们如何能够扎根新疆，大家都倾向于生儿育女。王震在采取措施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新疆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对外招募女兵，并在得到中央批准后也充分尊重女性知情权。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他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为解决男女比例的悬殊，王震向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写信，希望能在湖南招收志愿戍边的女兵。他在写给黄克诚的信中是这么写的：“新疆人口稀少，配偶难找，部队要屯垦戍边，长期安家。不解决婚姻问题是不行的，请你们大力协助，帮助招一批女青年，把她们招来新疆纺纱织布，繁衍人口，与我部队将士同建繁荣富强的新疆。”^[5]面对现实问题，王震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得不充当“红娘”的角色，但在行动中也充分阐明动机，并非诱骗。从湘女的视角来看，1950年2月份开始，不间断在《新湖南报》上面刊登的招聘启事中有明确条件是，年龄一定要是16至25岁，未婚女性。在明确的信息指示下，湘女们进疆是在充分考虑后的选择。而且在《新疆军区政治部关于生产部队婚姻条例暂行规定》中有明确规定：双方是自愿。所以，湘女们即便采用“先婚后爱”的婚姻模式，实则也是自主抉择的结果。置身于当时个人利益让位于国家利益的宏观时代背景之下，这一选择无疑是理性权衡的体现，绝非如网络上某些观点所指，是对所谓“黑暗历史事实”的美化。在婚姻关系中，湘女们深刻洞悉为新疆地区孕育后代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她们以“外向型奉献驱动机制”为外在表现形式，主动将个人利益融入国家利益之中，顺应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祖国建设事业贡献力量。这种奉献精神，不仅彰显了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担当，更体现了女性在国家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湘女们通过行动，证明了女性并非男性的附属品，可以脱离男尊女卑社会里男性控制的命运而独立工作。同时，以“第一代戈壁母亲”在新疆建设史册中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湘女以“外向型奉献驱动机制”这一独特的外在形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新疆的建设中，证明了女性力量，为新时代“女性权利”争取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2 新时代“女性权利”争取的普遍外在形态的时代价值

2.1 新时期女性意识觉醒的原因

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历史遗留现象促使当代女性意识觉醒。部分成语和称呼中如“夫唱妇随”有丈夫主导、妻子从属之意；形容男性用“男子汉大丈夫”体现有能力、魄力，而形容女性常用“弱女子”“小女人”，暗示柔弱、依赖。姓氏传承单一，孩子通常随父姓，族谱编写也多以男性为线索，女性名字常附于丈夫或父亲之后，甚至被省略，体现男性在家族传承中的核心地位。招聘晋升中也存在性别歧视，工程、科技等领域女性从业者少，招聘中用人单位可能隐性倾向男性，女性晋升高层管理面临“玻璃天花板”问题。……这些封建男权社会留下的对女性严苛凝视的余孽，是促进当代女性意识觉醒的直接因素。

网络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网络信息传播速度极高，以上所谈到的信息广泛传播，并走进女性视野，这引发女性的恐惧心理与自我保护意识，而且网络时代人与人之间沟通密切，女性之间开始交流着自身对上述现象的恐惧与警惕，这也引起着其他女性的共鸣，进而形成一种女性意识大范围的觉醒。开始响起“保护玫瑰的方式不是只有玫瑰身上的毒刺，还有采摘者的自觉”、“Girlshelpgirls”等口号。

女性文化水平提升。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至全球前列地位，到建党一百周年时我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85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93亿人，国家高度重视对人才的培养，这也促使了女性文化知识水平整体提升，开始逐渐有了更加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健康公平的婚姻观念，在新的爱欲定义下，更加期待着得到女性的权利。

社会分工的转变。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洗礼，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女性的恋爱观、教育观、就业观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相应，女性在就业、参政等领域的参与权也有所改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蒙昧状态中解放了出来，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从而摆脱了封建束缚，为妇女主体意识觉醒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男耕女织的社会分

工贯穿始终。而新时期社会分工不在单纯以体力划分，这也意味着在众多领域中，女性开始与男性分庭抗礼，而当个体女性走向某领域的权利顶峰时，群体女性的权利争取意识开始受到激发。

2.2 新时代“女性权利”争取的主要外在形态的时代价值和理性的必要性

2.2.1 新时代“女性权利”争取的主要外在形态

在当代社会语境下，女性权利的伸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当一桩桩本应成为女性权利捍卫里程碑的事件，最终以事与愿违的结局落幕时，新时代女性群体在权利诉求的困境中，逐渐衍生出一种“内向型索取驱动机制”。这一机制以追求自我极致发展为外在表现，实则将女性权利争取的诉求，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对每一项事务尽善尽美的追求之中。通过这种方式，女性群体将压力最大化地施加于那些在传统观念束缚下，本能抵触权利转移的群体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外在行为模式，已然获得了 21 世纪相当一部分女性的认同与践行。然而，这种认同背后却隐藏着对历史价值理解的某种断层。以“八千湘女上天山”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为例，许多秉持“内向型索取驱动机制”的女性，难以领会其蕴含的宏大价值。在她们眼中，这一历史壮举似乎与当下自身权利争取的路径有所偏离，未能认识到这一事件在女性群体解放进程中的奠基性意义。然而，这种“内向型索取驱动机制”并非全然无虞。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对权利争取的过度执着与急切，极易滑向激进的深渊。这种激进表现，使得“女权”这一原本旨在追求性别平等的理念，在部分社会群体的认知中，逐渐被贴上了负面标签，引发了大众一提及“女权”便心生厌恶的不良后果。因此，在女性权利争取的征程中，保持理智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唯有理智，方能在追求权利的道路上把握平衡，避免因过度激进带来的反效果，真正实现性别平等的理想愿景。

2.2.2 “女性权利”愿景达成的理想路径

女性权利争取，作为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一项至关重要的议题，其目的涵括两个核心维度。首要维度为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致力于消灭性别差异所导致的机会不平等，使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职业发展、教育获取等诸多领域，均能享有平等的参与机会与竞争起点。此维度旨在重塑社会结构，打破性别壁垒，构建

一个基于公平原则的社会环境，确保每一个个体，无论其性别为何，皆能凭借自身能力与努力，追求并实现个人价值。其二，女性权利争取亦着眼于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助力社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崇高目标稳步迈进。共产主义理念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女性权利的充分实现，无疑是这一理想图景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部分。当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均能获得平等对待，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将为社会创造更为丰富的价值，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福祉提升，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人自由、平等、幸福的美好愿景奠定坚实基础。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女性权利”争取在当下时代语境中的核心价值所在。

当我们深入剖析“女权”这一概念，不难发现，其本质追求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高度契合。理性审视之下，任何一位秉持公正理念的个体，无论性别，都应清晰认识到女性权利争取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积极予以支持。然而，在现实的权利争取进程中，部分高举“女权”旗帜的群体，却不慎踏入了一条歧途——性别对立。在此种极端倾向下，部分个体将男性的诸多行为一概而论，动辄将其上升至“对女性的凝视”层面加以批判。这种过度解读与片面批判的行为，不仅无助于女性权利的真正实现，反而加剧了两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事实上，女性权利争取所面临的最大阻碍，源自于长期以来封建社会所遗留的性别偏见。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如同无形的枷锁，禁锢着女性的发展空间，扭曲了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知。要真正实现女性权利的全面保障与提升，绝非通过敌视男性的方式达成。相反，女性应与男性携手合作，在公平竞争的良性环境下，充分展现自身卓越能力，积极实现自身多元价值。唯有通过这种建设性的合作路径，方能逐步消解性别偏见，打破传统束缚，最终实现女性权利的实质性获取，推动社会向更加公平、和谐、进步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深入剖析不难洞察，无论是八千湘女所践行的“外向型奉献驱动机制”，呈现出的积极投身家国建设的外在形态，还是当代女性秉持的“内向型索取驱动机制”，以对不公坚定说“不”的姿态追求自身权益，二者虽路径各异，但终极目标皆锚定于“女性权利”的获取，可谓殊途同归。

“女性权利”的争取，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场任重道远的征程。在这一漫长而复杂的进程中，女性群体需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与理智的判断，以辩证思维审视

历史事件与社会舆论。切不可单纯依据外在行为形态，便对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否妄下论断。以八千湘女成为“戈壁母亲”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为例，若仅着眼于女性生育这一表象，便简单粗暴地将其定性为“把女性当成生育工具”的阴谋论，无疑是一种片面、短视的解读。我们应从更为宏观的视角，采用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深入挖掘其背后蕴含的社会价值。从横向维度审视，八千湘女毅然告别传统观念中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刻板定位，凭借自身的坚韧与智慧，在广袤的戈壁滩上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展现出独立自主的精神风貌，为女性形象的重塑贡献了力量。从纵向维度考量，她们的辛勤付出与无私奉献，为新疆地区的后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经济建设、文化传承等诸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女性力量。由此可见，这段历史虽在表现形式上与当代女性意识觉醒的外在形态有所差异，但却从一个独特的、鲜为人知的横截面向世人展现了女性力量的独特魅力，为女性权利的争取与发展，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 [1] 李自良,何军,苟立锋.天山长城大漠华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70 周年综述[J].兵团工运,2024,(05):9-10.
- [2] 王强.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N].解放军报,2021-05-19(007). DOI: 10.28409/n.cnki.njfjb.2021.

003175.

[3] 王安中,徐淑芳.继承和弘扬“八千湘女”的丰富精神内涵，在新时代更好地赓续红色血脉[J].湘潮,2024,(09):50-52.

[4] 姚勇,张宁.浅析建国初期山东女性进疆的历史背景[J].南方人口,2005,(03):24-30.

[5] 庄鸿雁.八千女兵赴新疆“结婚”纪实[J].法制博览(名家讲坛、经典杂文),2006(11S):2.

注释:

[1] 外向型奉献驱动机制:主体将关注点与行动导向外部,以向外部对象(如社会、他人、组织等)提供帮助、创造价值为核心,在诸如价值观引领、社会赞誉期望、利他主义精神等因素推动下,形成一套稳定且持续的行为激发、维持与调节体系,促使主体不断进行奉献行为,并在与外部互动中,优化自身奉献模式,强化奉献动力。

[2] “内向型索取驱动机制”指主体将行为导向聚焦于自身内部,以满足自身发展、维持等需求为核心,在诸如内部资源短缺压力、自我提升期望、生存本能等因素推动下,形成一套稳定且持续的行为激发、维持与调节体系。

作者简介:林旺秋(2004.04-),女,汉,吉林乾安,新疆大学。